试论中国传统牛文化中的精神内涵

杜艳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0)

摘要: 牛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巨大财富,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从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 到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的祭祀、战争、运输、农耕乃至生育, 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处处可见牛的影子。在这些方面的背后, 牛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和内涵, 并由此成为勤劳、纯朴、忠诚、富有与坚毅的象征, 而通过对牛文化的抽象概括与深入探索, 可窥见人类隐于其中的对自然的敬畏、对神灵的尊崇、对辛勤的赞颂、对生殖力的崇拜及对美味的追求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 牛文化 精神内涵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人素来有爱牛、崇牛、尊牛、祭牛、拜牛和敬牛的习俗。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牛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屡屡出现在祭祀、战争、农耕、运输等环节之中, 不仅为人与神灵的沟通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也推动了我国农业社会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牛文化更是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增添了璀璨夺目的一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也为中国人精神内涵的丰富增添了重要力量。而究其主要的精神内涵, 我们通过查阅文献资料 and 具体分析, 大致总结出以下四个方面:

一、图腾崇拜——人对自然的敬畏

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时期, 人们对自身自然界的认识十分有限。对于当时生产力低下的人类而言, 自然界是能够主宰他们生产与生活的存在, 人们外出捕猎时遇见的强大的动物, 或是一场出其不意的天灾都有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 由此人们对自然界中的事物便产生了一种敬畏之心, 认为其具有人所不具备的力量, 并将他们所崇拜的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的图案制成图腾, 日夜参拜, 因此每个氏族都以一种崇拜物作为本氏族供奉的神明与标志, 牛便因此成为崇尚牛的氏族部落的图腾与徽帜, 并受到该氏族部落的崇拜。如古人说炎帝是“人身牛首”、神农氏是“宏身而牛头”。不难看出, 当时的人们把炎帝即神农氏看作牛, 这显然与其形象有关。相传炎帝是一位极富智慧和勇气的领袖, 他不仅尝遍百草, 用草药给别人治病, 而且发明了刀耕火种, 带领着部落成员利用新的技术不断开疆拓土, 发展生产, 创造文明。神农氏在农业、文化、医药等方面都有建树, 于其部落成员而言, 他的力量是可以堪比自然力量的存在, 由此人们便把他视作本部落所崇拜的牛的形象化身, 这才有了神农氏“人身牛首”“宏身牛头”的说法。这种对神农氏的崇拜和独特的风俗归根到底始源于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在这里, 牛成为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 人们认为它是可以保佑部落风调雨顺的神灵般的存在, 同时也将自己内心对自然界事物的敬畏与崇拜之心投射于牛的身上, 这本身也体现出人们对牛的敬畏之心。此外, 雪域藏民族将牛头放置屋脊顶礼膜拜, 云南牛姓

彝族感念牛恩，不对其宰杀食用、不驮载坐骑的例子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牛图腾的崇拜和对自然的敬畏。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不断传承和发展，成为我们思想灵魂中最基础的素质和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如近年来我们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即使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人们面临一些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仍然不能全面地应对，对自然界保持敬畏逐渐成为现代人的共识。

二、祭祀活动——人对神灵的尊崇

商周时期，祭祀成为重要的宗教和社会活动，牛的作用从原始的图腾崇拜的对象转变为一种沟通人与神的重要媒介。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思想观念的影响下，商周时代的统治者把祭祀这一活动推向了更高的地位，祭祀活动对当时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忽视的。由于牛是较早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财富和地位的象征，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人们常常把它列为主要祭品以显示祭祀活动的隆重和虔诚，有“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为证，“牢”意指帝王献给五帝和天神的祭牛，“太牢”包括牛、羊、猪”三牲。

在国家内部仍然以“天命”“宗教神权”的思想为主导的商周时期，统治者尤其注重崇拜神灵，并把家国的兴衰与天命、神灵联系在一起，通过祭祀和巫术来祈求神的庇护，因此整个祭祀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在正式祭祀之前，牛的品种、年龄、大小、毛色等因素都会纳入考量范围。首先，祭祀用的牛必须是公牛，《大雅·旱麓》中记载：“清酒既载，马骝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骝牡”即为赤色公牛，周人尚赤，故祭祀时选用毛色赤黄的公牛。《鲁颂·阙官》中也有“秋而载尝，夏而禴衡，白牡骝刚”之言，是指用白色、红色的公牛祭祖。其次，祭祀之牛必须四肢健全、体貌完整。《左传·桓公六年》曰：“吾牲牷肥脂，粢盛丰备，何则不信。”“牲”指全牛，“牷”指纯色的牛，周人祭祀之牛必须肢体完具，毛色纯一。《左传·宣公三年》曰：“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伤，改卜牛。”意思是说祭祀之牛口角处有损伤，就不能用，必须重新选牛。牛选定之后，还必须占卜用牛之吉日，《左传》：“既得吉日，牛改名曰牲。”最后，牲牛还需精心饲养、小心呵护，保证其洁净、完整与肥美。《周颂·良耜》曰：“杀时牲牡，有捄其角”强调保护牛角的完整，《鲁颂·阙官》中也有“秋而载尝，夏而禴衡，白牡骝刚”中的“禴衡”也是指把横木捆绑于牛角之上，防止牛角遭到破坏。在周代甚至还明确规定有“封人”之职，专门设置缚于牛角上的横木。《小雅·楚茨》曰：“济济跄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要把牛洗刷得干干净净，以便奉献给神明。在祭祀前对牲牛的选择过程的复杂与严苛，正说明了当时人们和统治者对祭祀这一活动的重视。

在正式祭祀的过程中更可见人类对神灵的尊崇。祭祀之日，牲牛会在人们的赞美之声中被牵往祭坛，同行者一边赞美牲牛的肥壮，一边按仪式的流程载歌载舞。等牛到了祭坛，君王会亲自相迎，同时四面的歌曲又起。祭祀之时会有特定的司仪向大家致辞，赐福给主祭孝子贤孙，正如《小雅·楚茨》：“先祖是皇，神保是飨”之言。接下来周王会亲自执刀，割开

牲牛的毛肉，以显示其色纯；取出牲牛之血，以显示该牛为新杀之牛，然后取出牛脂放于艾蒿上烧，使其香气四溢，让祖宗神灵为之陶醉。这是祭祀天神和祖宗神的方法，被称为“禋”。

《大雅·生民》中对这种祭祀方法有详细的记载：“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中的“禋”就是指这种祭天的礼仪，先烧柴升烟，再加牲体及玉帛于柴上焚烧。“取簫祭脂，载燔载烈”及“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正符合上文中提及的杀牛祭祀过程。但牛祭的具体方式会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祭祀地神的方式也跟祭祀天神的方式略有差别。《大雅·云汉》曰：“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奠”这里指设酒食以祭，“瘗”这里指埋祭物之地，整句话意思是说祭土地之神要将牲牛埋于挖坑之土中，所以《礼记·祭法》中有“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的记载，很明确地表现了两种祭祀方法的差别。最后，供祭品、食牲肉乃是祭祀流程的最后一环，同时也是祭祀方法之一。杀牲祭祀之后，会有专人烹煮牛肉以供神灵享用，待神灵酒足饭饱醉醺醺地踏上了归程，人们便与亲戚叔伯、家人老少一起享用祭后的牲肉，以求得神灵庇佑，如《小雅·楚茨》：“孝孙有庆，报以介福，万寿无疆”“神保是格，报以介福，万寿攸酢”皆是希望通过食祭品以求福泽绵延、万福万寿。

纵观上周祭祀文化的整个过程，人类对神灵的尊崇一直贯于其中。祭祀前对祭牛的精心挑选，是朴素的古人对上天和神灵带有的极大敬意，他们希望把自己所认为最珍贵、地位最高的“太牢”之一按照严格的占卜和饲养标准挑选出最为健壮、肥美的一只供奉给主宰自己的神灵，以求国运昌盛、万事顺遂。在正式祭祀的过程中，挑选的牲牛成为人们意志的象征和希望的投射对象，他们对牲牛的赞美及伴随牲牛的歌舞，都是希望把自己内心的尊崇通过不同的外在形式传达给神灵，并期待得到神灵的指引。而祭祀天神的具体方法“禋”礼的执行者则由地位最高的人物即天子担任。天子在这里成为了国中百姓的代表，在他的身上承载着数以万计人民的意愿，他也和其他普通百姓一样，对祭祀极为重视，希望通过这一传统的活动把自己和国中百姓的意愿传达给天神，由此既可以维护国家的安定，祈福消灾，也能使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由此可见，祭祀活动中严格的祭品选择标准、层层递进的祭祀流程、讲究的祭祀方法、特殊的执行对象与纯真质朴的祭祀愿望皆是古人对神灵的尊崇之心在不同方面的外化。受这种祭祀文化的影响，后来的朝代还专门设置官署来管理国家祭祀中祭品的供应事务，如隋朝的“牛羊署”，宋朝的“牛羊司”，还有现存少数民族祭神的舞蹈中头戴牛头面具的舞者，成语“牛头马面”“牛鬼蛇神”，都是对牛的祭祀文化事象的进一步反映，也说明了人们对神灵与祖先的尊崇受祭祀牛文化的影响异常深远。

三、农耕生产——人对辛勤的赞颂

自进入原始社会开始，牛这一动物就与人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据考古学家研究，牛的驯化时间比马的驯化时间更早。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几千年前便开始驯化牛，并且把它作为辅助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工具，这一点可以从汉字中体现出来。如“畜”字，在甲骨文中，其上部像牵牛的绳索，下部像出气的牛鼻，整个字为“牵引”之义，表示牛被人用绳子牵着鼻子走。由此可以说明，商朝时期人们就已经实现了对牛的驯化。牛在商周时期虽是重要的祭

品，但还未广泛运用于农耕，其用于农业生产最早还是在春秋后期。

牛在拉犁前曾被用于踩田踏田。当时的人发现，在经过牛、象、麋鹿、羊等动物踏过的水田里耕种，作物的收成更好，产量更高，于是这些动物便被用于踩田。后来，由于牛的体型较大且驯养已久，较好控制，便主要以牛踩田。直至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石犁、木犁等的基础上发明了铁犁，并与牛相结合，实现了耕作效率的提高，由此犁牛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之中，有《国语·晋语九》：“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为证，昔日用于祭祀的牛已成为农田里的主要劳动力。《论语》中第一次出现了“犁牛”一词，也说明牛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农耕生产的主力。汉朝时期，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配合牛生产的农具也得到该造，多以铁制农具为主，以牛犁耕广泛普及。

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里，辛勤耕耘的牛在生产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人力，辅助人类耕地、拉车、送肥。每逢初春，牛耕作的犁铧划开了沉寂的大地，唤醒了孕于土地中沉睡的种子，由此万物萌发，破土而出，继而生命繁衍、作物生长，才有了姹紫嫣红的世界。在人们的眼中，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皆由土地孕育，而经过牛在土地上的耕作，大地一改荒凉的景象，变得富饶多产，为人类提供了衣食所需，因而牛耕地辟、牛为人祖的说法都暗示了牛在与土地的融合中所表现出的神奇的创造力。正是因为牛在农耕生产中的贡献，在农业机械化之前，牛被人类称为“金牛”“牛王”，甚至尊之为神，民间也通过“家有牛，是个宝，家有牛，不用愁”“犁尖对牛头，犁地不用愁”“麦收一张犁，秋收一张锄”等民谣俗语表现对牛的珍视与喜爱，很多古人还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作为自己的追求。

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人与牛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在与牛共同劳作的过程中，人类发现了牛身上的许多优点，如：勤劳、坚毅、无私奉献等，后世之人也在诗词作品中反映了耕牛的优良品质，对其大加赞扬。如南宋陈与义的《题牧牛图》：“犊儿狂先走过浦，却立长鸣待其母。母子为人实仓廩，汝饱不惭人愧汝”，诗人将牛与人作对比，歌颂了牛的牺牲与奉献精神。又如李白的《咏牛石》：“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打浑身有汗流”和“自来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写出了牛的辛劳与坚毅，歌颂了牛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精神。此外还有南唐李家明的《咏卧牛》：“闲向斜阳嚼枯草，近来问喘为无人”；宋梅尧臣的《耕牛》：“夜归喘明月，朝出喘深谷”“稼收风雪时，又向寒坡牧”；李纲的《病牛》：“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田锡的《牧牛图》：“干戈扰扰遍中州，挽粟车行似水流”等等，这些诗句都描绘了牛早出晚归、辛勤耕耘的场面，其中既包含了作者对牛辛勤劳作、不求回报的歌颂与赞扬，也传达出诗人对牛所受遭遇的不平与怜惜。受牛文化的影响，许多人将从牛身上传达出来的精神价值，如勤劳质朴、无私奉献、坚毅勇敢、顽强拼搏等作为自己的素质修养和道德追求。周恩来、毛泽东和董必武曾自比为牛，郭沫若以牛尾自比，茅盾说自己是牛尾巴上的一根毛，齐白石以“耕砚牛”自喻。司马迁花十余年写成《史记》，为后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司马迁则自称贡献不过九牛一

毛；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谢觉哉说要人民群众的“老黄牛”，甘愿为革命和人民奔波效力、不辞艰辛。这些皆是对牛的辛勤奉献精神肯定和內化，可见牛的品质对国人的精神影响十分深远。

四、大角之牛——人对生殖力的崇拜

牛角作为牛身上最显著的特征，一直以来都吸引着人类的目光。我们前面提到，在商周的祭祀活动之中，牲牛必须选用完整而肥美的全牛，其中牛角就受到人们的重点关注。时人不仅追求牲牛角的完整，还对牛角的弯曲弧度有着特别的追求。《周颂·良耜》曰：“杀时牲牡，有掇其角。”“掇”乃“斛”的假借字，指牛角，“掇其角”即为公牛角弯曲之状。牲牛弯曲的角在当时能受到统治者特别的赞扬，可见其重要性。在人与牛长期的交流与生活中，牛角不再只是牛这个整体生命里的普通组成部分之一，而有了除此之外的其他内涵，其中之一便是生殖力。《鄘风·柏舟》中有“汎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之言，“特”即大公牛，而牛角又为大公牛的代表。年轻的姑娘把公牛视作自己的配偶，乍看令人不可思议，但这恰恰表明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牛角与人类生殖力的关系极为密切。在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日松区任姆栋岩刻中有一幅岩画，画中的中心部位是夸大了的女阴和男根，女阴旁还有一头健壮的大公牛，这也可作为牛角与生殖力的关联的证明，而这也是原始先民的思维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

在中国古代，传宗接代、繁衍子嗣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家族维持永续不断的头等大事，因此自古以来便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人们选择配偶的标准并不完全出于对对方的倾心和爱慕，事实上古人在这一方面的考量很少，男女之间择偶的本质意义，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延绵子嗣，其潜在的心理就是选择旺盛的生殖力。“乾为马，坤为牛”，乾象征着天和父，坤象征着地和母，而牛给大地带来生机，其形体也似怀孕母体，一定程度上成为女性的象征。广西部分地区把牛作多子的象征，把牛角视作却又复圆的月亮，根据同类相生的概念，古人把牛看作孕育人类的母亲、“死”而又“生”的月亮。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我国许多民族都崇拜母牛，他们认为动物的灵魂会被传输到人的身上，使人类具有生殖的力量。如我国黎族人民把具有阴门特征的有孔石称作“牛魂石”，是家中五大财产之一。每到七月或十月“牛节”，氏族长必把家藏的牛魂石取出，用酒洗石。经过牛魂石泡的酒被认为是福酒，喝了之后能够给人带来福气，促进人口繁衍。

除此之外，我国还有鞭春牛的习俗，这一习俗不仅体现了人们祈求丰年的愿望，也表现了我国传统的多子多福的思想。“鞭春牛”又叫“打春牛”，每逢春耕时分，古代的官员都要举行“鞭春牛”的仪式。在正式鞭打春牛之前，人们会在春牛内部放好五谷杂粮的种子或小春牛，外面披上衣服。鞭春牛时由德高望重的长者开鞭，然后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依次进行，等到最后一鞭后将牛打烂后，围观的人便会一拥而上，抢夺洒落一地的碎片和五谷杂粮，然后埋在自家田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也有人会把小春牛取出，或者另行购置小春牛，送给婚后无子的人家，俗称“送春”，是生子的象征。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传统文化中也有鞭

打新郎新娘的风俗，如在哈尼族的婚礼上，新郎的迎亲队会受到新娘村中的男女青年的鞭打。江苏曾有旧俗，若新妇结婚两年未生育，家中亲邻就会用木条抽打她，以为以此可以促进她怀孕生子。此外，鞭春牛时也有人会抢夺春牛身上的泥土，该行为的意义是希望促进人与牛生殖力相互感染，以实现绵延后嗣、多子多福的愿望。

五、食牛之肉——人对美味的追求

在饮食方面，中国人一向追求味道的甘美，而在古代的中国，牛在人们对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地位非一般动物可比，因此人们对于牛的喂养都十分精细，牛一般是不能宰杀的。如在春秋战国时，国家有明令禁止宰杀牛，有不吃牛这样的说法，包括各类贵族在礼法上也是不能吃牛肉的。汉代时期，耕牛要用于耕种，而且饲养不易，除了在祭祀这样重大的事情以外，也是不允许宰杀牛的。不过此时并没有刑法等来严格约束，许多贵族还是有机会吃到牛肉，甚至还出现了各种美味的吃法。如周天子祭祀后的“捣珍”之肴，取牛、羊、麋、鹿、麋的里脊肉，每种与牛肉分量相同，再反复拍打，把筋腱除去，煮熟以后取出，之后把肉膜去掉，用醋和醢调拌。这样制成的菜肴既易于咀嚼，又味美精细，故列为“八珍”，专供周天子享用。又如一种名叫“牛胾炙”的菜肴，也很有特色。据说此菜是用牛百叶作原料，而且最好是取老牛之胃。其具体做法是：将牛胃清洗沥干水后，用急火烧烤，烤熟后再割而食之，则既脆又美。用牛肝制作的“肝炙”，也是牛杂碎美食中的名品。先将牛肝切成片，以葱、盐、豉汁浸渍后，再用油裹着烤，最终牛肉味道外酥里嫩、香脆可口。烤牛肉一类制品在当时非常受欢迎，一有捧炙，就是大牛用脊肉，小牛用腿肉。烤制时牛肉与火尽量靠近且专烤一面，待牛肉颜色变白了就立即割下来吃；二有脯炙，就是将牛肉切成一寸见方的块状，再将牛肉放进用葱白、盐和豉汁调和的汁里淹浸片刻，然后便可取出炙烤。烤牛肉时，需将火拨旺，尽量地逼着火烤，并急速地回转。在肉色变白时就趁热吃，其肉质滑嫩无比。除此之外，牛肉酱也成为时人常备的美食，其制作方法大致上分为晒制与火烘两种，一慢一快，相得益彰。

牛肉菜肴，在唐代更受人们喜爱。唐中宗时，官拜尚书令的韦巨源曾在自己的家中设“烧尾宴”宴请唐中宗。宋代，牛肉片和牛百叶甚至成为一些达官贵人府厨中的常见之物。元代，牛肉还常被人们用作食补之品，用蒸制法制作的“水牛肉”，据说就是治老人水气病、喘息不安的良方。历代形成的牛肉烹饪技巧，一代代地延续下来，今天的牛肉菜肴已是数以百计，如人们耳熟能详的烤牛腩、酱牛肉、红烧牛肉、炖牛肉、土豆烧牛肉、水煮牛肉、酸辣肥牛、牛肉卷等，就是宴席上的常客，也称得上家常菜中的精品。牛肉制品和菜肴从古至今的不断发展与演变，体现的正是中国人民对美味的探索 and 追求。

六、结语

中国牛文化经过千年的传承、发展和积淀，到如今已经产生了许多丰富的内涵，从原始时期牛用于图腾崇拜的主要自然物开始，到如今我国部分地区仍然在传承的牛耕活动，从牛被视为沟通祖先与神灵的圣物，到如今归于世俗的普通耕牛，再到餐桌上的牛肉，牛一直在

我们的生活中扮演者各式各样的角色，自古以来也参与到人类的众多活动中，人们也在表现出对自然的敬畏、对神灵的尊崇、对辛勤劳动的赞颂、对生殖力的崇拜及对美味的追求。中国人离不开牛，它塑造了我们性格中极其淳朴、坚韧的品质，中国的传统文化也离不开牛，牛文化虽不如龙文化一般耀眼夺目、熠熠生辉，但它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它以丰富的内涵表现了我国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和人文风俗，展现了我国人民的底色，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 [1] 侯冬梅. "牛文化"的源流与变迁[J]. 河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37(04): 156-158.
- [2] 左丘明, 杜预. 左传[J].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3] 黄怀信. 大戴礼记译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 [4] 周振甫. 诗经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5] 左丘明, 杜预. 左传[J].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6] 戴圣. 礼记[M]. 团结出版社, 2017.
- [7] 左丘明. 国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8] 陈萍. "牛"的文化解析[J].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5, (06): 57-59.
- [9] 邓蓉, 王伟. 试论中国农耕文化中的牛文化挖掘[C]. 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 《第七届中国牛业发展大会》论文集. 北京农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12: 8.
- [10] 吴乃华. 牛文化与中华民族的生命理想[J].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02): 51-56.

A Test of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attle Culture

Du Yan

(College of Arts and Letter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Province, China, 450000)

Abstract: As the great wealth of Chinese farming civilization, the ox has always been a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at cannot be ignored. From the totem worship of the primitive tribes to the rituals, wars, transportation, farming and even childbearing in the slave and feudal societies, the ox has been seen everywhere in the lif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Behind these aspects, the ox has been given more meanings and connotations, and has thus become an ox culture representing diligence, simplicity, loyalty, wealth and perseverance. Through the abstract generalization and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ox culture, we can get a glimpse of the spiritual connotations of human beings' fear of nature, respect for the gods, praise for hard work, worship of fertility, and pursuit of deliciousness that are hidden in the ox culture.

Keywords: Cow Culture; Spiritual Connotation; Traditional Culture